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三
第三章	二六
第四章	三三
第五章	四四
第六章	五五
第七章	六六
第八章	八〇
第九章	八八
第十章	九七
第十一章	一〇六
第十二章	一一八
第十三章	一二六
第十四章	一三九
第十五章	一五〇

第十六章	四六
第十七章	五七
第十八章	六七
第十九章	七四
第二十章	八六
第二十一章	九四
第二十二章	一〇二
第二十三章	一一一
第二十四章	一二一
第二十五章	一三二
第二十六章	一四一
第二十七章	一五二
第二十八章	一五九
第二十九章	一六八
第三十章	一七六
第三十一章	一八四
第三十二章	一九〇

禮拜日的祈禱會告畢之後，參與的人們各分頭回家去了，只有幾個還留在白色的石壁外的菜園的菩提樹下，交談着。他們都穿着禮拜日的服裝，愉快地向我望着，我望着你。粗粗一看，似乎這城市的人們都是親密和平而且愉快地過着生活，但這只是表面的情形而已。

中學教師貝累陀諾夫站在他的朋友們所形成的圈子中間，張着躲在金邊的眼鏡後面的細小的眼睛，以一種陰鬱的態度，瞧着他們，說着：

「伏爾麥斯卡耶侯爵夫人親口答應瓦里亞的：『只要他實行同你結婚，』她說：『我馬上就給他把視學員弄到手。』」
「可是，你怎麼好同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結婚呢？」紅面孔的法拉斯安問道：「她不是你的姊妹麼？准許同姊妹結婚的新法律已經頒布了麼？」

大家一齊哄笑起來。貝累陀諾夫的薔薇色的，從來沒有表情的木然的面孔上，顯出着急的神氣來了。

「她並不是我的姊妹……只是我的堂姊妹……」他以生氣的態度支吾着說，躲避着周圍的人們的眼光。

「那是侯爵夫人對着你自己答應下來的麼？」身材高大面色蒼白的路底羅甫懷疑地問道。

「不是對我……是對瓦里亞。」

「你就信以為真了！」路底羅甫急遽地駁道：「人是要怎樣說就能夠怎樣說的。你為什麼不親自到侯爵夫人家裏去一次呢？」

「那是我跟瓦理亞去過的，可惜我們沒有會着她。只因為去遲了五分鐘。原來她到鄉下去了，要在那裏盤桓三個星期之久。我不能在她家裏坐等，我是要回來舉行考試的。」

「這事有些兒滑稽，」路底羅甫說，他露着敗壞的牙齒發笑。

貝累陀諾夫低着頭在尋思。朋友們走散了，只讀他和路底羅甫在

「老實說，」貝累陀諾夫說，「我可以跟任何一個合意的姑娘晤談，並不是限定要瓦爾瓦拉的。」

「這不消說得，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無論那一個姑娘都是合意的。」路底羅甫迎合着說。

貝累陀諾夫說：

「只是，我怎麼對得住侯爵夫人呢？我若捨棄了瓦爾瓦拉，夫人一定要怪我的。」

「侯爵夫人於你有什么要緊？」路底羅甫說：「你無須顧忌着她的。讓她先把你位置給了，然後你儘有時間結婚。你不能那樣毫無把握地瞎做的。」

「你的話不錯，」貝累陀諾夫深思熟慮的表示同意。

「你將這意思直接去告訴瓦爾瓦拉，」路底羅甫提議道：「位置在先，否則我便不信。你若得了位置，還是可以同無論那一個人合意的人結婚的。我看你頂好還是在我的妹子中間娶一個。我有三個妹子，隨便挑選一個頂合意的。她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並不是吹牛。她們跟瓦爾瓦拉比也不用比，她連她們的腳跟都及不上。」

路底羅甫呻吟着說：

「我的瓦爾瓦拉，好比這個……」說着，路底羅甫俯身折了一枝花，他的藥

路底羅甫接着說：

「你看這東西有什麼用？丟了就算了。你的那個瓦爾瓦拉，跟這東西是一樣的。她和我的妹子們之間，相差實在太大了，我的老友，她們是活潑的快樂的少女，你挑選一個罷，她們決不會使你生厭的。她們年紀又輕，那最大的一個也比你那瓦爾瓦拉年輕三倍。」

照著故態，路底羅甫快口地，微笑着把這些話講完——他身材高而胸部狹，顯著衰弱的病態。他的短而稀的頭髮使人生憐，地露出在他的時式的新帽子下面。

「三倍！你說得太過分了。」貝累陀諾夫，無精打采地反駁著，取下他的金邊的眼鏡，加以揩拭。

「確實的，最好你當心著，不要在我活著的時候錯過了機會。她們也是不缺乏自負心的。到了將來，即使你自己表示願意，也許會太遲了。至於現在，你可以相信，她們之中的每一個都是很高興。」

「不錯，這裏的所有的女人都戀愛著我呢。」貝累陀諾夫自負著。

「所以，你應該趕快抓住機會哩。」路底羅甫勸誘地說。

「不過，第一她們切不可是瘦子！」貝累陀諾夫以憂慮的聲調說：「我所愛的是肥胖的婦人。」

「這一點你不必擔心，」路底羅甫熱心地說：「我的三個妹子都——壯實了，雖然還不十分肥滿，但是馬上就要肥滿的。只要結了婚，她們就會肥胖得像她們的大姊拉理莎那樣，那位大姊是怎樣一個肉球，你是知道的。」

「在我呢，原是很願意結婚的，」貝累陀諾夫表示道：「不過我怕瓦里亞要大鬧。」

「倘若你怕吵鬧，那麼你知道應該怎樣做法麼？」路底羅甫浮著狡猾的微笑說：「你在明天，或者在今天就結婚，然後帶了你的新婦回家去，這就完了。你願意我替你布置一切麼，就在明天晚上，但你到底要那一個呢？」

貝累陀諾夫突然高聲地斷斷續續地大笑起來。

「怎樣算數了麼？」路底羅甫問道。

貝累陀諾夫忽又斂了笑容，用一種低沉的陰鬱的聲音，自言自語地說：

「她要去告發的，那個淫婦。」

「決不會的，有什麼可以告發呢。」

「也許她會毒殺我。」貝果陀諾夫畏怯地說。

「你信任我好了。」路底羅甫熱心地說：「萬事有我熟手料理……」

「但是沒有嫁資的女人，我是不娶的。」貝果陀諾夫吞吞吐吐地說。

雖然從對手的心裏發生起來的這個新的思想的跳躍並不使路底羅甫吃驚。他仍然以熱烈的調子答道：

「你這人多麼可笑！我的妹子們並不是沒有嫁資的啊。好了，這樣就決定了？我就要去預備了。不過，你要當心，這事不要對誰說起，你懂得麼？對任何人不要說起！」

他緊緊地把貝果陀諾夫的手握了一下，就跑去去了。一言不發地，貝果陀諾夫望著他的朋友的背影，心上浮起路底羅甫家的小姐們的快活的喜歡嘲弄人的面貌。一個猥褻的想頭使他的唇邊依稀地現出一絲不純的微笑——但只一現立刻就消失了。他的心中起了一種漠然的不安。

「但是我怎樣對付侯爵夫人呢？」他想：「她們縱有幾個銅板的嫁資，然而沒有別的門路。要是同瓦爾瓦拉結婚呢，我就可以變成視學員了，趁着時運，也許還可以做到校長。」他望着非常匆忙地在跑着的路底羅甫，感到一種惡意的愉快，心裏想：

「讓他去亂跑罷。」

這個想頭給他一種曖昧的曠曠的滿足。但是他不高興一個人在着了。把帽沿拉下到眼皮上，蹙着眉頭，急忙地走着，向木數好石板的泥濘的道路，要回到家裏去。

有誰在低聲叫他？「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到我家裏來罷。」

貝果陀諾夫舉起陰鬱的眼睛，對着那個繞着園子的籬笆憤怒地望了一下。在園門的裏邊，娜祖麗亞·阿發娜細夫娜在着。她是一個瘦小的婦人，皮膚作褐色，全身穿着黑衣服，眉毛和眼睛都是黑的。她吸着一支煙，唇角露着微笑，似乎她知道了一件別人不會說出來而一想着就要發笑的舊事。她不用言語，只用了輕快的動作請貝果陀諾夫到她的園中去，她開了門，自身退後，嚴

動地又很自信地微笑，用手勢迎接他，「進來罷。」她好像在說，「你等着做什麼呢？」

貝累陀諾夫服從着她的無聲的魔術的姿勢，進去了。但是忽又在鋪滿着枯葉的入口的小徑上止了步：「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他看了看錶喃喃地說。他真有遺憾雖然爲時已久，但是他常常歡喜在別人面前拿出這厚重的令鼓子來看，以鳴得意。這時是午前二十分鐘，貝累陀諾夫決定只勾留片刻。陰鬱地，憂慮地，他在惠爾希娜後面走着，沿着葉子已經凋落的黑色和赤色的木莓之叢，走過幾條小路。

被太陽照得黃澄澄的園子，充滿着各種顏色的秋季的花卉和果實。許多的果樹和灌木，枝條伸張的矮小的蘋果樹，葉子圓圓的梨樹，菩提樹，生着光澤的滑葉的櫻桃樹。冬青之類在園子的一隅繁茂着。接骨木的叢中，葉實纍纍地垂着。籬笆下面，西伯利亞的風呂草，亂開着佈有紅條紋的淡色的小花。薊草從樹枝中間伸出紫色的多刺的小頭來。一所兩層的灰色的小木屋建在園子的一角，它有一個俯臨着園子的露臺，形式很可愛。屋子後面，可以望見菜園的一部分。罌粟的冷然的種包脾，雛菊的淡黃色的大的頭飾都在搖擺着。向日葵垂着黃色的頭，萎靡不振，在有益的藥用植物之間，淡紅的鶴嘴草和短短的大戟草活潑地滋長着。

「你去做過禮拜麼？」惠爾希娜問道。

「是的。」貝累陀諾夫淡淡地回答。

「馬爾他也是剛做了禮拜回來，」惠爾希娜說，「她到教堂去得很勤。我時常笑着問她：你是爲了誰去祈禱的？馬爾他？她往往紅着臉不回答。我們坐到那邊的亭子裏去罷。」她突兀地毫無聯繫地從這一話題轉到那一話題的說着。

園子中央，在枝葉繁茂的楓樹之間，矗立着一個古舊的灰色的亭子——只有三級石階，階上長滿着苔蘚，牆壁得低，支着六根平滑的圓柱，上面蓋着一個六角形的小屋頂。

馬爾他還未卸下去祈禱式時所穿的盛裝，坐在亭子裏面。她的輕薄透明的長袍上飾着蝶形的結，這實在是同她不大合式的。在短袖子下面露着她的紅色的有稜角的肘子和農家婦女的大手。然而馬爾他並不像個面上的雀斑也並不害她顯得難看。她還被人們稱爲美人，特別在此地的不算少數的波蘭人中間很有名。

馬爾他整潔而希爾希娜凝着煙草。她焦心地希望貝累陀諾夫注意到她，被她的美麗所吸引。這種願望以一種不安的憂慕的表

情表現在她的單純的面部。但這却不能說馬爾他戀愛着貝累陀諾夫，只是惠爾希娜要她這樣做罷了。馬爾他一家人口太多，惠爾希娜很想把她及早嫁出去，馬爾他爲了要使這個對於她和她的在中學讀書的弟弟一向很優待的惠爾希娜滿意，也願意如此。

惠爾希娜和貝累陀諾夫走進亭子。貝累陀諾夫持着沈鬱的態度對馬爾他招呼了一下就告坐。他選了一個地位，讓背脊可以靠在一條柱子上，不被風吹着，耳朵也不致受氣流的襲擊。他把馬爾他的肩上的綴着着微色的玉飾的黃的靴子瞧了一眼，心裏想，她是在誘惑我呢。每當看見一個漂亮的少女同他在一起時，他心裏總要發生這種想頭。但是他在馬爾他身上，却只看出種種的缺點：雀斑太多，手太大，皮膚太粗糙。他知道這位姑娘的父親本是一個波蘭的小貴族，現在却祇是在這小村裏租借了五俄里（*vers*）的土地耕種着過活，收入少而子女多。馬爾他已在女校畢了業，長子正在中學校讀書，其餘的都還幼小。

「我請你喝點啤酒，」惠爾希娜提議道。

在桌上，已經擺好着幾隻杯子，兩瓶啤酒，裝着砂糖的白鉄盒子以及一柄浸在啤酒裏面的銀匙子。

「好的，我很願意，」貝累陀諾夫隨口的說。

惠爾希娜丟了一個眼風給馬爾他。馬爾他就倒了一杯啤酒，獻給客人。在她的臉上，浮着一圈異樣的微笑。這是表示驚呢，還是表示喜呢？

「你放點糖在啤酒裏，」惠爾希娜投過話去。

馬爾他把糖盒送到貝累陀諾夫面前。但是貝累陀諾夫憎惡地說：

「放糖，這多麼礙礙！」

「怎麼，這糖是很好。」惠爾希娜慌忙說。

「這是很好的。」馬爾他跟着說。

「礙礙東西。」貝累陀諾夫又說，發怒地望着砂糖。

「隨你的意思好了，」惠爾希娜讓步地說，立刻就用同樣的聲調，毫不間斷毫無聯繫地開始說到別的事實。『*et cetera*』

命地追求着我呢。」這樣說着，她笑了起來。

馬爾他也跟着笑。貝累陀諾夫不介意地瞞着她。別人的事情在他是毫無興味的——他不愛任何人，只在某人於他有利的時候，他纔想到那人。

惠爾希娜獨自含着滿足的微笑，還在那裏說：

「他猜我會跟他結婚呢。」

「那真是個無禮的傢伙！」馬爾他接着說。她心裏並不真的這樣想，她只是要湊惠爾希娜的趣，討她的歡心罷了。

「昨天，他還從窗外偷看我，」惠爾希娜講述道：「他趁我們吃夜飯的時候，掩進了園子，爲的要看清我們，他爬到一隻水桶上，那是我們擺在窗前接雨水用的，——桶裏面正接滿着水，但是上面蓋着一塊木板——那個傢伙沒看清有水。他從窗間偷看我們。我們點亮着燈——他看見我們，我們却看不見他。突然——澎的一聲；我們吃了一驚，連忙走到園中去看；原來是他跌落在水裏面了。可是他已在我們趕到之前爬出桶外，濕漉漉的逃走了。我們只在路上看見他的濕的腳印。但是他的背影已經被我們認出了。」

馬爾他以一種高興的輕鬆的笑聲笑着，好像很有教養的孩子們的笑法。惠爾希娜不覺疲倦地，很快的講着這故事，聲音十分單調——她時常是這樣的——後來她突然停止了，脣角現出一絲微笑。淺黑色的乾枯的臉上露出許多皺紋；還使人們看見她的被煙草薰成焦黃的牙齒。

貝累陀諾夫沈思地聽着，突然，他笑了起來。這是他的常態。他對於可笑的事情並不即刻覺得可笑；他的感受性是緩慢而遲鈍的。

惠爾希娜一支一支的吸着煙草；她是假如鼻子前面一天沒有煙草的煙在縈繞就一天不能做人的。

「我們快要變成鄰人了。」貝累陀諾夫說。

惠爾希娜向馬爾他瞥了一眼，那一個的臉上就泛起紅暈；她怯生生地對貝累陀諾夫望了一下，立刻就轉過眼光去看園子。「你要搬場嗎？」惠爾希娜問道：「爲什麼要搬的？」

「因為那里離學校太遠了。」

惠爾希娜微微冷笑，表示不信。他一定是爲了要跟馬爾他更接近些——她心裏想。

「但是你在那裏住得很久了，有四五年了罷。」她說。

「我那個房東太太是個無用得可怕的傢伙，」貝累陀諾夫帶着怒意說。

「真的麼？」惠爾希娜訝異地問道，臉上浮起惡意的微笑。

貝累陀諾夫興奮起來：

「她在牆壁上糊上新的花紙，但是糊得很壞，」他說：「一張張都是至七至八的。在飯堂的門上，貼着一張和別處完全同樣的圖畫。貼在房間裏的花紙上，畫的是花卉門上的却只畫着格子，添些圓點。而且顏色也是彼此不同的。起初，我們倒不會看出但是有一天法拉斯安字到我家裏來，注意到這回事，他笑得要死。從此以後，所有的人都把這當做笑話了。」

「我相信你的話，這實在是很討厭的，」惠爾希娜順應着說。

「我們不會對房東太太說起要搬家的事。等新房子一找定，我們就搬出，不對她說明。」

「當然應該如此。」

「而且她還做了些別的可惡的事情，因此……這個月的房租我們不願付她了。」

貝累陀諾夫想到不付房租而搬走這事，不禁高興得大笑了。

「可是她會來催討的，」惠爾希娜駁他道。

「催討也不中用，我總不拿出來的。當我們到彼得堡去的期間，我們並沒有住她的房子啊。」

「不過那房子仍然是替你留着的。」

「這是什麼話，那時她是要修理房子啊。我們不住在那裏的幾個月中，爲什麼也要付房租呢？況且，她根本是個無禮的婦人！……」

「說到這一點，那是你的……姊妹……的錯誤，」惠爾希娜插進去說，她說到「姊妹」兩字輕輕的頓了一頓：「她實在太

活潑了。」

貝累陀諾夫皺起眉頭，半閉着眼睛望着前面。他從口袋裏拿出糖菓，扯去了包紙，放在口中咬嚼起來。他的眼光有時偶然碰着了馬爾他的，他猜那個少女一定是在羨慕他，她也想吃糖。

「要不要給她幾粒呢？」他在心裏自問着，「她本來是不配的……不過我還是給她一些罷，省得她這我吝嗇。」於是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手把糖，送給馬爾他和惠爾希娜。

「拿去，」他說，「我的糖是很好的，貴得很，一斤值三十戈貝克呢。」

兩個女人每一個拿了一粒。貝累陀諾夫又說道：

「再拿一點，我還多着呢。這是上等的糖——我是不吃便宜貨的。」

「謝謝你，够了。」惠爾希娜冷淡地說。

馬爾他跟她同樣地說了一句。

貝累陀諾夫不相信地，送了一手把糖給馬爾他。她收了下來，但是不說一句話，只微笑着低下頭。

「她沒有受過好的教育，」貝累陀諾夫心裏想，「她連道謝也不會。」

他不知道應該和馬爾他說些什麼話。在他看來，她是毫無興味的，恰和一切於他不感愉快沒有利益的東西和事情同樣。

瓶子裏騰着的酒都倒在貝累陀諾夫的杯子裏了。惠爾希娜對馬爾他打了一伴暗號。

「我再拿去拿一瓶酒來。」那個一味猜度着她的意思的少女馬上就說。

「叫你的弟弟去拿，他在園子裏呢。」惠爾希娜說。

「拉第恩頓。」馬爾他就叫喚起來。

「來了。」那孩子應着，他在極近的地方，好像是在偷聽他們的談話。

「替我們去拿兩瓶啤酒來。」馬爾他說，「從走哪裏的箱子裏。」

拉第恩頓飛快地回來了，聲息全無地，他從亭子的窗間把酒瓶遞給阿姊，又對先生行過禮。

「日安，」貝累陀諾夫冷淡地回禮說：「你今天喝了多少啤酒？」他向他的學生問道。孩子勉強地微笑着分辨道：

「我是不喝啤酒的。」

這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臉上也滿是雀斑，和馬爾他同樣的笨拙呆鈍。身上穿著一件土布做的制服。他開始低聲對他的姊姊說了什麼話，兩個都笑了起來。

貝累陀諾夫猜疑地看看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每逢人們當着他的面發笑而他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的時候他總疑心是在耍笑他。惠爾希娜覺得不安起來，她做了一個手勢給馬爾他看。終於貝累陀諾夫自己用含怒的聲音問道：

「你們笑什麼？」

那少女嚇得抖了一會，轉身向着貝累陀諾夫，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在客人面前這樣發笑，那是無禮貌。你們是不是在譏笑我呢？」

馬爾他紅了臉，拉第思頓害怕得很。

「對不起，」馬爾他說：「我們絕對不是笑你。只是笑我們自己的事情……」

「一個秘密麼？」貝累陀諾夫，怒喊道：「在別人面前這樣低聲說話，那是失禮的。」

「不是，這不是一個秘密，我們發笑，是因為我的弟弟赤着腳，不能走進亭子裏來，他很窘哩。」

貝累陀諾夫這樣安心了，而且也對拉第思頓的行動說起戲言來。他送了一點糖給孩子。

「馬爾他，去把我的黑絨肩拿來，再到廚房裏去看看餛飩做得怎麼樣了。」惠爾希娜說。

那少女知道她的女友要獨自同貝累陀諾夫在一起，就順從地走開了。懶惰的她知道自己用不到忙急，覺得很高興。

「你也去罷，」惠爾希娜對拉第思頓說：「你在這裏找不到什麼的。」

孩子也走開了。人們聽見路上的沙石在他的裸足下面發着喊聲。

從煙草的雲霧裏面，惠爾希娜用注意的目光偷看着貝累陀諾夫的側面。那一個目光矍鑠地靜坐著，口裏嚼着糖，漫不經意

的望着前面。他樂於馬爾他姊弟的走開，他們也許還在那裏發笑，他雖然斷定他們並不是譏笑他，可是總感到一種不快的情緒。凡人在受過刺激之後，那刺激物雖已離開，而熱辣辣的感覺反而愈深，貝累陀諸夫此時的心情正是這樣。

「你爲什麼還不結婚呢？」惠爾希娜突然問道：「你等着什麼？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那瓦爾瓦拉是不好算做你的老婆的，請你恕我直說。」

貝累陀諸夫用手撫着他的微亂的栗色的頭髮，鄭重地，沈鬱地說：

「在這地方，沒有我的配偶。」

「你當然是很爲難的。」惠爾希娜說，虛偽地微笑着：「這可比瓦爾瓦拉好的女人多着哩。誰那高興嫁給你的。」似乎是要證實她的言語，她做了一個決然的小動作，把她的頸頭的灰擦去。

「那麼我就隨便同一個女人結婚好了。」

「那不是隨便的事。」惠爾希娜連忙說：「你是不需要一份大的嫁妝的，只要那個姑娘長得美麗好了。託天之福，你自己的收入已很够用了。」

「侯爵夫人答應過瓦里亞，她要給我一個好地位。」貝累陀諸夫斷口如雷地說。

惠爾希娜輕聲微笑着，她的好像是被煙草弄得發黑打皺的臉上，浮着一大團疑雲：

「那是侯爵夫人對着你自己答應下來的麼？」她問道，特地着力在「你自己」兩個字上。

「不是對着我，是對瓦爾瓦拉，不過那是一樣的。」

「你太相信你的姊妹的話了。」惠爾希娜惡意地說：「但是我要你說明一件事，她到底比你大幾歲？至少二十年或者更多麼？她應該已有五十左右了罷？」

「你說什麼話？」貝累陀諸夫憤然分辨道：「她還只有三十歲。」

惠爾希娜大笑起來。

「這我儘不知道。」她忍不住要發瘋的說：「樣子上她好像比你大些，但這跟我毫不相干，這與不相干。不過，我們從旁看到一

個前途大有希望的青年，竟取了一種與他的美質和高尚的品格絕不相稱的生活態度，這是不能不惋惜的。」

貝累陀諾夫滿足地顧影自憐起來，不過他的櫻色的臉上還顯着無動於中的樣子。他好像在慨歎世間的人不能都像惠爾希娜一般地瞭解他。惠爾希娜却接着說：「你是會大大地發達的，即使沒有靠山也不要緊。你的上司怎麼會得不看重你呢？你用不到勾結瓦爾瓦拉的。那幾位賄底羅甫小姐對你也不合式。她們太輕佻了，你是需要一個穩重的姑娘的。你應該娶我的馬爾他。」

貝累陀諾夫低頭去看他的錢。

「現在我應該回家了，」他說着，站起來告辭。

惠爾希娜相信，貝累陀諾夫之所以急於要走，是因為已經被她說動，但因為還不會十分決定，所以他要避免馬上談到馬爾他。

第二章

衣服凌亂，然而臉上一搭紅一搭白地細心塗抹着，貝累陀諾夫的同居者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馬羅希娜，等候着她的情人。

當中飯吃的嵌着甜餡的饅頭已經預備着：這是貝累陀諾夫所愛吃的。瓦爾瓦拉拖着高高的腳跟在廚房裏跑來跑去，忙着要在貝累陀諾夫歸宅之前預備好一切。她唯恐那個麻面的肥大的使女奈祖利亞偷吃饅頭。因此她總不離開廚房，照着平日的習慣，跟使女扯着閑談。在她的只騰着一些殘餘的愛嬌的多皺的臉上，時常浮出一種暴躁的貪慾的表情。

貝累陀諾夫每次一到家裏，總感到不滿和憂愁。他聲勢洶洶地走進食堂，把帽子丟在窗檻上，坐在桌邊，大聲喊道：

「瓦里亞，飯好了麼？」

瓦爾瓦拉穿着很窄的靴子，一拐一癱地從廚房裏搬來了食具。每次總是由她服侍貝累陀諾夫的。當她在家主公面前放好了咖啡之後，貝累陀諾夫就俯着頭在那熱氣騰騰的杯子上面嗅着。瓦爾瓦拉覺得不安起來：

「你怎麼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我的咖啡的氣味不好麼？」

貝累陀諾夫對她陰沈地釘了一眼，生氣地說：

「我要嗅明白裏面是不是放着毒藥。」

「啊，你怎麼啊，天曉得的，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瓦爾瓦拉發怔地說：「你明明明白對我說，你心裏想着什麼事情？」

「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他呻吟着說。

「把你毒死了，這於我有什麼利益呢？」瓦爾瓦拉說：「你再不要胡說八道罷！」

把咖啡又嗅了好久，貝累陀諾夫這才放心地說：

「如果裏面放着毒藥，我能嗅出一種苦重的氣味來。只要一嗅那熱氣就可知道了。」

他沈默了一會兒，然後連聲帶囁地說：

「侯爵夫人？」

瓦爾瓦拉慌了起來：「你說怎樣，侯爵夫人？」

「沒有什麼，」貝累陀諾夫說：「我只要侯爵夫人先給我位置，然後，我纔結婚。你可以把這話寫信告訴她。」

「你要知道，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瓦爾瓦拉用了要說服他的口氣說：「侯爵夫人說過，要等我們結婚之後，她才給位置。先要位置，那是不行……」

「你寫信給她，說我們已經結婚好了，」貝累陀諾夫攔着她的話說。他對於自己的這個想頭很高興。稍微慌張了一會，瓦爾瓦拉忽又從容地反對道：

「爲什麼要說謊？侯爵夫人很容易看出這話是假的。你決定一個結婚的日子，不是更好麼？況且，我還得做一套結婚時穿的衣裳呢。」

「做衣裳幹嗎？」

「你以爲我可以穿了這種襤褸去行婚禮麼？」瓦爾瓦拉叫道：「快把做衣裳的錢給我。」

「你是打算做了衣裳進墳墓去麼？」貝累陀諾夫發怒地問道。

「你還畜生！」瓦爾瓦拉怒喊起來。

忽然，貝累陀諾夫想起要把他的姘婦揶揄一番。他問道：

「瓦爾瓦拉，你猜我到誰的家裏去過？」

「誰家裏呢？」瓦爾瓦拉不安地問。

「惠爾希鄉家裏。」

「真是好朋友，」瓦爾瓦拉大怒地喊道：「那是不必說的！」

「我看見馬爾他，」他接着說。

「那是個雀斑滿面的傢伙，」瓦爾瓦拉逐漸狂怒起來：「她那嘴巴裂開到耳朵旁邊，像煞是隻瘤蝦蟆。」

「無論如何，她比你總漂亮得多，」貝累陀諾夫說：「誰能斷定我不會同她結婚呢？」

「你試試看，你試試看，」瓦爾瓦拉滿面通紅地發着抖叫道：「我要把她的眼烏珠挖出來。」

「我倒要吐你的臉呢。」貝累陀諾夫冷靜地說。

「哼！只怕你沒有唾液。」

「爲什麼沒有，你看着。」

他站起來，用一種假癡假呆的不以爲意的態度，在她的臉上唾了一口。

「發獃，」瓦爾瓦拉反而變得很安靜地叫道，好像這一口唾液使她清醒了過來。

她用飯巾拭着臉。貝累陀諾夫默不作聲。近來，他對付他的姘婦實在變得比往日更粗暴了。這時候的他的沈默，却使瓦爾瓦拉的胆子大了起來，於是她提高了聲音說：

「真是個豬獠……真的睡在人家臉上！」

從門外，忽然傳來了羊的叫聲似的一種喉音。

「不要再亂說，」貝累陀諾夫說道：「客人來了。」

「哦，原來是巴甫路支加，」瓦爾瓦拉裝着笑容說。

伏羅動高聲笑着走了進來。這是一個容貌和動作都非常像羊的青年。頭髮像羊毛一般的捲曲着，眼珠突出，神氣愚蠢；一切都像一羣羊。他是一個獸子，他的職業是細木匠。他曾在一個職業學校畢業，現在是在這城裏的一個小學校裏當手工教師。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我的親愛的朋友，」他快樂地叫道：「你正在家裏喝着咖啡。我來得正好。」

「奈坦利亞，再拿一隻茶匙來，」瓦爾瓦拉喊道。

他們聽見使女在廚房裏把那一隻本來留給她的茶匙弄着作聲；其餘的茶匙都被藏起來了。

「喂，諸罷，巴惠爾，」貝累陀諾夫說，顯然他是要留伏羅動吃中飯：「你要知道，老友，我快要榮任視學員了，候爵夫人這樣答